

时文
精粹

SHIWEN
JINGCUI

10



把生活过成 最美的 诗句

Ba Shenghuo Guocheng
Zuimei De Shiju

叶浅韵
著

乐嘉、孔庆东
张德芬、水木年华

| 联袂推荐



煤炭工业出版社

叶浅韵 著



把生活过成最美的诗句

Ba Shenghuo Guocheng Zuime De Shiju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生活过成最美的诗句 / 叶浅韵著.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时文精粹 / 陈勇, 吴军主编)

ISBN 978 - 7 - 5020 - 5232 - 4

I . ①把… II . ①叶…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3738 号

把生活过成最美的诗句

著 者 叶浅韵

丛书主编 陈 勇 吴 军

责任编辑 马明仁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 com

网 址 www. cciph. com. cn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14 字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08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84657880

把生活过成最美的诗句

叶浅韵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一直愿意把真诚和善良当作最好的护身符。从小至大，秉行如是，所到之处，即使不四海春风，也处处阳光明媚。总认为人世间所有的相逢不外都是气场相同的物类迟早的聚会，所以，格外珍惜每一种缘分，在心手能及的地方给予别人温暖，力做一个对生活有心的人。

生活如诗般纯粹美好，一朵小花，几声鸟鸣，一湾秋水，半个月亮，我用心聆听，用心感悟，用不一样的视角进入它们的世界。于是，我便有了一个打开美好的路径。沿着它，在曲径通幽处，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延长欢乐，分享美好。即使偶尔有些杂音，但也绝不构成影响生活的主调。始终相信心存美好，世界便是美好。

我常常感恩生活的赐予，不期而遇的爱、温暖和自由常常环绕着我，让我能专心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闲暇时刻种菜养花，读书写字，在土地的芬芳里，在墨香书香的浸润中，安心地做一个贤良的女子，给予自己安然，给予别人生趣。

所有的日子，概莫由昨天、今天、明天组成，我要做的就是把生命中这珍贵的三天过成美好的诗句。昨天用来检省走过的路，今天是握在手中的财富，而明天是希望的延伸。在离我最近的这三天里，我

把它们剪辑成诗歌。于是，我的身体和心灵都有了一个妥善的安置，幸福便如月光下的清泉静静流淌。在我走向衰老的旅途中，可以让自己走得更缓慢而优雅，从容而自信。

许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获得某种物质上的丰厚回报而快乐，而是因为我找到一种自足快乐的悠然生活方式。不媚权贵，不计较钱财，在车水马龙中忘却诱惑与烦恼，把一颗闲情的心轻车熟路地行驶到密林深处，享受一个人的狂欢。

在心灵略微的隐忧处，我也愿意与世俗达成和解，原谅别人的同时，也从不忘记原谅自己。在每一个需要我的地方，欢喜地进入自己的角色。不孤高清傲，不矫情自扰，豁达于事物，豁达于人情。心是平静的心，路便是平坦的路。精神的长相在趋向于慈祥和智慧的路上，一天天饱满丰润。我坚信当有一天我老了，我会是一个美丽的老太太。

感谢曾经的苦难，感谢路途的障碍，感谢伤害过我的人，让我有如此强大的内心，可以不留心机地爱人。在每一个问心无愧的夜晚，坦然地入睡，迎接一个又一个充满欢喜的明天。

愿读者们在生活的细节中做一个有心人，处处阳光，处处惊喜。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三春晖

祖母的秘密	002
看不见的仇恨	006
完整的世界	012
山洞里的秘密	014
想念奶奶	017
母亲的理想	020
头羊的故事	024
孩子，穷养乎，富养乎	027
我妈喜欢	030
比灵魂还坚硬的指甲	033

第二辑

锦瑟弦

镶嵌在时光之上的情谊	038
越写越不像的汉字	042
爱的评语	044
躲在暗处的饕餮	046
像鹰那样	050
别有一番乐趣在心头	053
爱的同盟军	055
生活的教材	058
轻轻摇动茴香草	061
恰同学少年	064
叛逆者	067

第三辑 赤子情

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人家	072
大山深处有甜蜜	078
宣威来了红嘴鸥	080
东山看雪	082
这一场修行	085
站在灾难的不远处	090
雨中漫步美奐湖	093
我在“大白菜”等你	095
话说“猪”事	097
小城盛事	101
故乡的铿锵玫瑰	103
哀我兄弟，悲我手足	105
一辆马车，载我到“马的”时代	108
来自故乡的标识	111

第四辑 寸草心

及人之老幼	116
己所欲与己所不欲	118
路宽不如心宽	120
墓碑上的谎言	122
如松高风	125
五大爹回来了	127
遇见你	130
最谦卑的姿态	132
献给英雄的挽歌	134

第五辑 玲珑透

想做妖精	138
女人之美	140
怀才和怀孕	142
放逐	144

女人的辈分	147
贼心不死	149
女人心	151
街边的风景	153
女人的首饰	155

第六辑

小市井

富人的生活	158
憨二叔	160
燕子飞来	163
习惯了不用爱你	166
偷着玩儿	168
谁是犹大	170
强装的强壮	172
就这样活着	174
街道拐角处的幸福	176

第七辑

贴花黄

等你入画来	180
月影摩梭情	184
不是美女的自白	188
正是山花烂漫时	191
阅读让人美丽	193
与酒缠绵	195
叶的归宿	197
愿随百鸟，再到湄江	199
漫说山东行	203
杉木河漂流记	207
袅娜人间绝世姿	211

1

第一辑

三春晖

祖母的秘密



我从山下来的时候，我百岁的从祖母正坐在门口晒太阳，她闭着眼睛，安详地坐着，阳光洒在她的身上，与她的无声构成一幅安静的画面。那一刻，一百年的时光，凝固成一尊雕像。我轻轻地走过去，蹲下，靠近她。她睁开眼睛，混浊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光亮，接着，她又低下了头。然后又缓缓地抬起头来，她说我母亲的名字，但却忘记了我是母亲的大闺女，还是小闺女。

她的双手紧紧地抱在衣衫的下面，像是躲避冷风的袭击，又像是在收藏某种重要的物品。这十几年来，她始终以这样的姿势坐着。在太阳下，在阴凉处，她无喜无忧地坐着。即使是唢呐的声音传来，她也从不过问是谁家的人去世了。仿佛这个世界的热闹或是安静都不会与她相关。她只是保持那样的姿势，一直坐着。到了吃饭的时间，她接过碗，少量地咽下几口饭，又回到她的姿势里。

这么多年，我从不曾见过她病了疼了的样子。她偶尔在深夜的时候，会莫名地呼唤着远嫁的女儿们的名字。第二天问她时，她又嫌弃问她话的人冤枉了她。她说，分明那是风吹过竹林的声音。竹林大片大片地生长在屋子的后面，每天晚上被风传达着不同的

信息。从祖母彻夜地倾听着它们的语言，她知道它们的所有秘密。

多少次，我来来去去地经过她的面前，她呆滞地保持着同一表情，一动不动。我分不清她是看见我了，还是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而她众多的孙子们，自从她保持这个姿势以来，她几乎是分不清楚他们的。只要他们不跟她说话，她从不主动开口说话。他们叫她时，她张冠李戴地叫着他们的名字，或是用含糊的声音问你是谁？问的次数多了，大家就把她当成了雕像。

这一次，我有些冒失地想要与她亲近些。我依偎着她坐下来，用手掰些糕点喂她吃。她用牙床上下左右地鼓动着，终于咽下去了。再要喂她，她摇头。我把手伸向她，她也高兴地伸出两只手，随即又赶紧缩回一只手。动作的迟缓，让她的秘密在阳光下暴露了。

几张缩卷着的百元大钞，在她的手心里被紧紧地揣着。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却不知该如何去补救。哪知这个一直有些思维混沌的老人突然清醒地说话了，她说，这些都是亲戚们给我的，我是用不上了，留着，也是你们的。然后她用另一只手去寻找旁边的拐杖，像是一个做错了事情又要装作理直气壮的孩子。我知道她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他的儿媳听的。

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她九十高龄过世。在她去世之前，对钱也是如此的重视过。她总是小心地用手帕把钱包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当上千元的钱丢失时又懊恼不已。尽管她哪里也去不了，但她一直保持着对钱财莫大的兴趣。某人给她钱物时，她会念叨人家的好处很久。她甚至在母亲不在家时，悄悄变卖些用不上的家什。但对于首饰，总是极度珍藏。她收藏饰品的地方很古怪，有时是一只破旧的箱子，有时又在粘满灰尘的瓦罐里。我的祖母，把那些东西当作她最大的秘密。

透过从祖母脸上的皱纹，我还看得出她年轻时美貌的痕迹。对于养尊处优了一辈子的从祖母，她的皱纹不是作家们描述的那种

痛苦而深刻的意向，而是一种由微小丘陵沟壑组成的平和舒坦的细密曲线，沧桑中带着美丽。皱纹里既看不出痛苦，也见不到幸福。她就像墙壁上挂着的一帧图片，而有时候，我又觉得她像一部长长的小说。她的心里一定收藏着这个村庄最久远的秘密。只是那些秘密都不再是秘密了，它们远不如她手心里紧揣着的那几张钞票。

从祖父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一辈子也没下过田地。他戴着个黑边眼镜，两手背在身后，手里握着一本发黄的书，或是一把猪菜，目不斜视地从院子里走过。美人与书生的故事向来是故事中的精典。他们之间的故事一直是村庄里公开的秘密，被风传送得久远。

百年前的鲜活，在百年之后，注定只是一种传说。就比如从祖母手中紧握着的那几张钞票，其实它们现在的作用对于她而言仅只是几张废纸。从祖母之所以不愿意放手，是因为她一直想握住从前的岁月。曾经，她的生活是安定的，优裕的，甚至她可以拥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爱情，那种被书生称作是红袖添香的日子。在村庄里，这种意向必定可以代表一种高度，一种可以被别人羡慕的高度。

从祖父遗留下一本书，一本天书。发黄的扉页上写着一个久远的年代，书的材质是绵纸，就连装订的线也是用绵纸捻成的。他用洒脱劲道的笔力，描述着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姓氏的来历。我翻开它，犹如翻阅一个家族的秘密。我从我的父亲追溯回去，不知过了多少代以后，突然看到了一个古老而著名的帝王的名字。若不是这样一种记载方式，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种事实的。且听人说这类事时的第一反应，总有攀龙附凤之嫌。

这样的故事，从张家到李家，都有说法。难道这散落的村庄里，都是些有来头的子民？不论多荣耀的过去，不论多辉煌的历史，经过一百年的沉淀，它们都成了泥土，成了大地的一部分。书

上记载着的这些远祖的光环，到了今天，也就成了我的从祖母手中的那几张钞票，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看似贵重，实则也无多少实质的用处了。

向来，秘密只生存在每个人的内心里，体现着某事对某人的重要性。村庄的秘密被记载在一本本书里，我的祖母们的秘密都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许多秘密，在别的人眼里也许算不上是什么秘密，只因自己太在乎，所以成了秘密。人老了，最大秘密也许就是一只破旧的箱子，更或许是口袋里手心里握着的几张票子。在她们看来，身边存留着些钱财，就是给了自己安全的保证。安全，成了秘密的一把锁。我的祖母和从祖母都想拼命地锁住它。

看不见的仇恨



隔壁一阵骂声传来，接着是打碎东西的声音，有一只鞋子“呼”地从窗口飞出。餐桌上，我们停止了笑声，但没有谁想要出去看个究竟。母亲警告我们小点声，她说：“这个疯子，少喝些猫尿会死！”

我知道在没有酿成任何人身伤害以前，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关上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把锋利的斧头，那把沉重的大锤，它们还安静地躺在隔壁的屋子里。高声的叫骂，低声的回骂，此起彼伏。一拨儿暗下去，又一拨儿涌上来。我心里十分害怕这对冤家——我的伯父伯母，他们又要上演精彩动作片。

当我看到伯母走过窗前的身影时，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可她回骂的声音却在前脚迈出门槛的那一刻高出了八度，紧接着就听到她迅速关门并夹带着小跑的脚步声。伯父更刺耳的声音传出来，我听见他拉什么家什的声音，然后又重重地摔了下去。显然，是酒精的热度让他丧失了战斗的能力。

我从窗口望去，伯母站在坡底正与另一伯母私语着什么，仿佛她的愤怒终于有了个盛放的容器。她伤心地描述着什么，腰部合着说话一弯一直地动着，时不时用手指着她家那道门，愤愤不平

中略有些担忧害怕。她的眼睛里有种看不见的仇恨即将爆发，但又随即黯淡下去。

弟弟妹妹们在说着什么好笑的事儿，他们大笑起来。隔壁又一阵骂声，这次我听明白了，他是在骂我们这群小鬼的。母亲说：“给我多吃些饭，把嘴堵上，我看谁还敢多嘴！”

父亲那天正好不在家，不知为何，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伯父，对父亲有种特殊的感情。他高声地骂人时，只要父亲一出声：“老哥哥，你悠着点儿！”他的声音便顿时息鼓，而后零星的几句拌嘴，像是一场急刹车过后的缓冲区，就一切相安了。

有一次他站在院子里拴牛，高声地呼着伯母的名字，伯母应声慢了一拍。他张口就骂娘，伯母小声地回敬了他，他捡起一坨新鲜的牛粪迎面就丢去。伯母躲闪得快，牛粪重重地砸在墙壁上。夫妻俩仇人似的拧着撕打起来，他用脚踢，伯母下口咬。伯父顺手提起大铁锤子，狠命地砸下去。伯母顿时晕了过去，鲜血顺着她的脸颊淌了下来，吓坏了伯父，也吓坏了我们。他套上牛车，一路小跑地把伯母送进医院，一副心疼得不得了的样子，又是忏悔又是端汤递水地伺候着。

又有一次，不知为何，他们在深夜里撕打了起来，父亲不在家，另一伯父翻墙过去，救下快要被他掐死的伯母。脸色青紫的伯母，好半天才缓过气儿来。他们这一对冤家，仿佛是前世杀父夺妻的仇人，天天争吵不休，动辄就要大打出手。

伯母年轻时，第一次被打，曾悲愤地投进粪池。被救出后，她慢慢地把事情想通了。伯母认定她是上辈子欠了他的，凡事只愿往好处去想。一个认了命的人，只能把心横将下来，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

他骂人时，口不择言地乱骂，张口就要骂别人的老婆，别人身上的麻子、瞎子、秃头、瘸子，他样样脱口就翻人的痛处。而且他骂自己的人总是比骂别人更恶毒，如果他是一个巫师，他的

亲人们都将在他的诅咒里不得好死。尤其是我的伯母，她的祖宗十八代都不曾安生过。而我的伯母，只要回骂他的老娘，他立即就要动手。

每年清明的时候，他在老母亲坟前，细心地清理着杂草，培土培草，仿佛在给他的妈妈梳头那样。这个小村，我再没见过比他更诚心的孝子。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对于一个早早失去父爱的孩子，意味着太多太多的东西。他说起老娘做的苞谷饭，总是赞不绝口，他说这村子里哪个比得过他母亲做得香甜可口呀。那时，他的脸上写满了幸福骄傲和温柔，光彩照人的样子。

他不仅骂人，他还骂天、骂地、骂鸡、骂狗，一切进入他视线的东西，都有可能是他骂的对象。骂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他一辈子也丢不掉的那口老酒。

犁地，他是村里的一把手，他的犁，走过家家户户的土地。人们喜欢请他犁地，却是害怕他在贪杯之后的一场场咒骂。又不能不用酒来款待他，他总是趁着酒兴，把一切不满发泄完全。东家的碟大，西家的碗小，都是他骂人的话柄。一件小事，足以耗去他一整个晚上的口水。

可谁又能阻止他对一壶酒的钟爱呢？爱酒，他胜过爱这世间的任何一种东西，包括他至亲至爱的人。也许酒才是唯一让他释怀的东西，他的内心一定积累了太多的仇恨苦痛，只有酒精和酒精过后的发泄才能让他放松。

村庄里的人，各个都是他的敌人，又都是他的亲人。往往，他骂人的话从东家传到了西家，人们厌恶地看着他。而他，却全然不在意。高兴时就要拉着人家唠叨个不停，他都忘记了他昨天才骂过人家的话。

在酒足饭饱之后，他常常骂骂咧咧地扛着犁，赶着牛，向后山走去。伯母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他手里那根赶牛的鞭子高高地扬着，时刻准备着对牛或是对人表达一些他心中无法控制的愤怒。傍晚，

载着满满的一牛车玉米或是洋芋，有时，也可能是一车青草。他们踏着夕阳晚归了，老两口有说有笑地把东西搬进屋里，大呼小叫地呼唤着大大小小的娃娃们，把从山间采来的野果分发给我们。

分明才见彩虹笑，暴雨又顷刻来。一顿饭的工夫，天就变脸了。隔壁又传来骂人的声音，有时是因为盐放多了，有时是因为菜不可口了。你一声，我一声地热闹起来。这一切，都是酒精发作之后的显著特征。

父亲走后家中失火，母亲盖了新屋，为新屋地基的事，伯父与母亲吵得不可开交。几次要动手打我的母亲，好在他终究拗不过母亲的犟劲。他高高地扬起手中的板凳或是棍棒，又低低地放下，脸上一直写满凶恶。他每天走出走进地骂，骂我死去的爷爷，那个一生都爱他的老人。也骂我的父亲，他的手足。骂我，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骂得不堪入耳，母亲每每在这样的时刻无法忍受，一场场战争总是这样开始。所以，我阻止母亲回乡。

我与他的小女儿相差五天出生，我叫她四姐姐，他在高兴时哄着自己这个小女儿，任她撒娇耍赖。他一边摸着她凌乱的头发，满脸胡茬儿地扎下去，四姐姐咯咯咯地笑着。他还唱戏给我们听，他唱西山脚下有一家，爹妈生下仨姊妹，最宠最爱小女儿……他会在吃完饭时指着四姐姐碗里的剩饭，强迫她吃下去，他说他吃过糠，吃过树叶，吃过观音土，哪里去找这么好吃的黄澄澄的苞谷饭呀。四姐姐不吃，他端过来几口虎吞下去，还一边做出香馋的模样逗我们。

他不醉的时候，跟我们小辈说他蹉跎的一生。他父亲离家出走那年他只有七岁，姐姐十二岁，两个妹妹还牙牙学语。为了生计，他给人当童工，苦活累活做尽，冷眼冷脸受尽。一个妹妹病死，另一个妹妹当童养媳受虐不堪，在逃回家的路上被洪水卷走了。说这些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悲伤。他总坚信自己的父亲有一天会回来，他会把他找回来。他说，他不要我们，我们还要他呀！